



此系柏大師全集



「明」紫柏真可◎撰述 明學◎主編

紫柏大師全集序

紫柏（一五四三—一六〇三），俗姓沈，名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柏，世稱紫柏尊者或紫柏老人。尊者世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一。江蘇吳江人。時與蓮池祿宏、憨山德清、蕩益智旭同為明代四大高僧。

紫柏少時，性格剛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群。年十七，辭親遠遊，途經蘇州，因雨止行，投宿虎丘雲巖寺。恰尊者佛緣時至，又逢明覺識器，遂邀嘗法筵。當夜，因聞佛名，心生喜悅，而於次晨，解纏禮師，落髮為僧。而後，掩關讀書，受具足戒，行腳諸方。此可謂於傳燈寂蔑之際，「尊者挺生東吳，氣宇如王，蹴踏天下」。期間觀世俗之弊，嘆道法凌遲，宗綱墜地，故以負荷大法為己任。而為哀憫眾生，振濟時弊，故刻藏經、興古刹、減礦稅，如是皆彰其剛烈勇猛之性。「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豎槌拂，然足跡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亦正如是剛正不阿之性，後緣罹難癸卯冤獄。而尊者畢竟修持有為，儼然自如，「及其被訊，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皆心欲落，而師雲閑水止，了無一事。」然哀世可悲，十五日法司率爾定罪，尊者喟然太息曰：「世法如此，久住為何？」故說偈坐化而去，偈曰：「一笑由來別有因，哪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櫬花開不待春。」即使如此，亦示生死自在，無疾坐化，以從容化眾。

紫柏尊者，少有刻意為文，其「應機說法，隨緣拈舉，不假安排，俱從第一念中流出。惟其與人共鳴此事，原無

意為文字語言。凡其所開示者，即令其人代書，書必隨手攜去，大師未嘗再一寓目。故其中意旨，或多重複，即累字迭句，亦復不少。惜當時未有專掌書記者，微言妙義，散於四方矣。而後所見《紫柏老人集》、《紫柏尊者全集》、《紫柏尊者別集》等，後皆為尊者弟子集結成帙。然因遺落散失，而多次收集付梓刊印，所以其中篇名有重複、異置現象。

據學者範佳玲《紫柏大師生平及其思想研究》中「真可的著述」節可知：「《紫柏尊者全集》在《嘉興藏》、《乾隆藏》與《正續藏》中均有收入。《嘉興藏》稱《紫柏老人集》作十五卷，蓋將《圓中語錄》置於卷首，故實合《文集》與《語錄》而成，但不變《文集》的卷數。故雖不稱十六卷，實為金壇的十六卷本。《乾隆藏》與《正續藏》中，均稱作《紫柏尊者全集》。《乾隆藏》本有三十卷，《正續藏》本則有二十九卷；兩者系將德清所閱的《紫柏老人集》之十五卷析為二十九卷，而《乾隆藏》本將《圓中語錄》錄為第三十卷，《正續藏》本則依照《嘉興藏》本之舊例，將《圓中語錄》置於卷首，不另分卷。故三個版本所錄的卷數雖然都不同，但實際上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今弘化社重刊尊者全集，誠由明學長老稽督，並經全體同仁劬勞心耕，勘校，然終能付梓出版。因《正續藏》中收集尊者之文猶為全，故本社依此為底本，據以詳加修訂排版。全書主要内容如下：

卷首，收有尊者全集之序跋、《圓中語錄》等。卷一至十，為尊者開示法語。卷十一至十二，為解經，有《心經說》等十一篇。卷十三至十五，為緣起、疏序、記文、題跋等。卷十六至二十，為拈古、佛贊與偈語等。卷二十一至

二十二，為雜文，包括雜說、字說、解易與銘傳等。卷二十三至二十四，為尊者書信。卷二十五至二十九，為詩歌類，包括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與歌行等詩體。

全集之後，另有《紫柏尊者別集》，此書刊刻於康熙年間，目的在於補《全集》之所缺，共四卷，卷末附有附錄。卷一，為雜文，包括別集序、經解、疏記、序跋、祭文等。卷二，有贊、偈、詩等。卷三，為信札。卷四，有語錄、附錄、跋等。尊者「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而及其解行圓融，故有契理契機之妙。智旭言：「今觀其法語，精悍決裂，猶足令頑夫廉，懦夫立，柔情魅骨，不覺冰消瓦解。」而智者聖言，宇宙寰宇，故於今日，亦莫不澤眾。所以紫柏老人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而至於重版尊者全集，亦非易之事，雖不憚煩勞，循前輩既成，以冀期完善，亦難免粗疏紕漏。故祈諸達者，不吝賜教，以同恩報尊者法筵，共濟普度眾生！

蘇州弘化社

壬辰年九月吉日

總目

紫柏大師全集序	一
紫柏老人集	
紫柏老人集卷之首	三
序跋	三
像贊	七
塔銘	一一
紫柏老人園中語錄	二二
紫柏老人集卷之一	三二
法語	三二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	四九
法語	四九
紫柏老人集卷之三	七三
法語	七三
紫柏老人集卷之四	九三
法語	九三
紫柏老人集卷之五	一一三
法語	一一三
紫柏老人集卷之六	一三四
法語	一三四
紫柏老人集卷之七	一五四
法語	一五四
紫柏老人集卷之八	一七七
法語	一七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九	一九五
法語	一九五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	二二三
法語	二二三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一	二四六
法語	二四六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二	二五六
釋心經	二五六
釋金剛經	二五七
釋楞嚴經	二六一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二	二六八
釋毗舍浮佛偈	二六八
釋八大人覺經	二七五
釋十二因緣	二七五
釋八識規矩頌	二七八
唯識略解	二八六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三	二八九
緣起	二八九
疏	三〇一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四	三一三
序	三一三
記	三一九
文	三二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五	三三五
題	三三五
跋	三三九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六	三六二
拈古	三六二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七	三七九
贊	三七九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八	四〇九
贊	四〇九
頌古	四一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九	四三四
偈	四三四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	四五八
偈	四五八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一	四八七
雜說	四八七
字說	四八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二	五〇八
雜記	五〇八
解易	五一二
銘	五一六
傳	五二五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三 五二七

書 五二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四 五四七

書 五四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五 五六八

詩(五言古) 五六八

詩(五言律) 五八一

詩(五言排律) 五九〇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六 五九一

詩(七言古) 五九一

詩(七言律) 五九三

詩(五言絕) 六〇八

詩(七言絕) 六一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七 六一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八 六五二

詩(七言絕) 六五二

歌 六六四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九 六八〇

歌 六八〇

紫柏尊者別集

紫柏尊者別集序 七〇九

紫柏尊者別集卷之一 七一一

雜文 七一一

紫柏尊者別集卷之二 七三二

贊 七三二

偈 七四二

詩 七五〇

紫柏尊者別集卷之三 七五一

書問 七五一

紫柏尊者別集卷之四 七七四

語錄 七七四

附禮佛儀式 七八三

紫柏尊者別集附錄 七八六

紫柏尊者傳略 七八六

東廠緝訪妖書底簿 七九一

序跋 七九二

紫柏尊者別集跋 七九六

紫柏老人集

紫柏老人集卷之首

序跋

紫柏老人集序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序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眾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宇泰定而照群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若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即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為今時。或上堂入室。示眾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輯為錄。大概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峯。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蓋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嚙雪吞氊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豎槌拂。然足跡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

為文也。一睡便休。弟子輩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往來於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大有夙緣。所聞最多。如庵居士于公執侍甚謹。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凡隨師杖屨者。必搜而得之。師每至匡廬。必主於江州。孝廉邢君來慈長松館。多有所說。師化後。並屬弟子仲穀。潤甫結集成帙。予久沈瘴海。適為師了末後因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為法門深契。故出其稿。稽首請校而梓之。予三讀其言。喟然而歎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覩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於毫端。如巨靈揮斤。真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為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劄錐。直欲勦絕命根。即此可當金鑑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師。妙悟超絕。語工典則。其所著述。自自之曰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柏老人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

時天啟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日書於匡山五乳峰下木石庵中

紫柏大師集序

莊生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無其道。吾有聖人之道。無其才。夫聖人矣。又何才與道之別。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才者人也。予嘗披歷代祖圖於少室。其人無不魁傑有奇表。心竊異之。既而遇紫柏大師。見其旋尺之面。合圍之腰。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晉接者。不言而意已消。學徒瞻依者。未施棒喝而魂慮已懼。與向所見圖中諸宿。若或睹之。蓋真其人哉。神廟戊子己丑間。大師駐錫吾地。與先正陸莊簡公。先師馮具區先生。深談不二。因築精

舍。舍於楞嚴廢址。時灌莽極目。而大師說法如雲如雨。東南淨信。聞風趨向。施物填委。無何杞梓丹青。峨峨暉煥。不啻還舊觀而已。大師偕高足開公。創列規條。期為百世之守。江以南。海以北。諸刹不啻累百。而稱清規楚楚。遵蹈不逾尺寸者。必首楞嚴也。大師涉濤江。禮育王。躋雪棧。瞻峨眉。躡冰壑。朝五頂。足跡遍天下。而後之京輦。以弘法故。示滅圓扉。所被顯晦大小鈍敏。諸機益廣。而語言亦益散落。其所說法。觸著信口所錄。以示人。拈著信手絕組。紙蹊綫之跡。而波瀾橫溢。起沒自在。吞天沃日之勢。日澎湃於方幅之楮也。近代未見其儔。求之於古。妙喜幻住。庶或近之。金沙于潤甫大夫。赤心自行。混俗而扶大教。宛古淨名龐蘊之流。其於大師參領最深。契誼最篤。遇所攄。撝。輒錄藏之。迨乎歸寂。聞有手筆落人家者。不遠千里。必力致之。二十年餘。裒然成大帙矣。近則謹書精刻。以寵同學。既而又幡然曰。大師生平所棲託注念。無如楞嚴。所發弘願。無如方冊法藏。為第一事。剏劂之役。近在雙徑。去楞嚴不五六舍。是錄宜歸楞嚴。俾模印以行。稍取其直。以資刻藏。於大師寂光土中。必所欣也。且弘法維人。楞嚴主者。白法師為大師克家之子。興廢舉墜。靡不殫力。是錄宜并入荷法擔中。乃以今上崇禎辛未嘉平月。昇板於堂。白法師受之。馳告於予。予曰。大夫之意良矣。嘗試與子爇一片檀。詣大師影堂相對。繙閱告語之意。必有浮於紙墨之上者。言誠可味。人誠可追也。是以吾責其合。且也大師之言行。則於法得其綱骨。大師之願滿。令佛菩薩之言盡行。則於法徹其源底。不可謂非佛日崦嵫時。弩力魯陽之戈也。師與吾輩其必勉之。無負大夫。無負大夫。

就李竹懶居士李日華沐手撰書

大師應機說法。隨緣拈舉。不假安排。俱從第一念中流出。惟期與人共明此事。原無意於文字語言。凡所開示

人者。即令其人代書。書畢隨手携去。大師未嘗再一寓目。故其中意旨。或多重複。即累字疊句。亦復不少。惜當時未有專掌書記者。微言妙義。散於四方多矣。茲集僅得之吳江周子介。九江邢來慈。同邑王仲弢。三人所錄。大同小異。不肖與二三友人。虛心參訂。疑者姑闕。方敢授梓。其他散佚。不能一一訪致。凡我同學。思報法乳之恩。普慈航之濟。有藏片言半偈。不憚遠頌。並收集中。以續傳燈。實法門之一快云。

紫柏大師集跋

時天啟丁卯秋弟子三炬盥手謹識

自法席久塵。祖燈無焰。求其擔荷大法。振揚宗風。摧情魔於百戰。枯識海於千流者。有明白楚石以後。惟有紫柏大師一人而已。大師洞徹自心。皎皎孤映。語言文字。從心光中自然溢出。一經拈指。本妙見前。至其慈悲熱腸。淋漓痛切。無非欲學人積劫無明。當下冰銷。究此一大事因緣耳。噫。初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大師不離文字。亦指人心。其揆一也。娘嘗見侍者握管旁立。大師衝口而出。侍者奮腕疾書。猶苦不給。一紙既盈。復易一紙。如泉噴地。琅琅不停。自非見地圓明。了無凝滯。曷至此乎。噫。有文字。有未始有。文字學者。繇文字悟。未始有文字。則妙膳上味。人人充滿。如但作文字會也。何異指饌說飽。豈療枵虛。雖然。凡心未鑄。聖解難窺。即請於大師。日用著眼。集中拈出毗舍浮佛一頌。謂包括大藏。透徹禪源。持此凡十五寒暑。而精虔不休。自云每觸逆順愛憎之境。必以此頌為前茅。覆軍殺將亦不知其幾矣。噫。了徹如師。而猶堅銳猛決若此。此所以孤風絕侶。佛意祖髓。在在逢源也。即晚寄圜中。洒然夷適。死生利害。如撫空虛。照用之妙。前齊古德矣。夫人人本有心光。不知

照用。以致墜失。而大師慈憐迫切。代為指授。片語單詞。皆拭垢還光之助。於此逗得消息。方是紫柏兒孫。至利根男子。略沾涓滴。立見風湧雲蒸。騰驤變化。超然默契。迥絕意言。即一部語錄。無隻字可得矣。亦庵先生。數載討論。獨任流布。使紫柏心光。如日華月彩。注射千古。先生之光。豈不交映互攝。融成一片乎。

弟子賀娘熏沐拜書

像贊

大師自題

這個阿師 心直口快 走遍天下 圓中自在

萬曆壬寅夏日。題於赫山會延慶寺之慈標。明年癸卯冬。果圓寂圜中。前知其明驗云。

弟子三炬盥手拜書

紫柏大師像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師子窟。斫栴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釅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觸者褫魄。以大地心。豎金剛骨。眼裡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蘖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闊步。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峰。一拳槌碎無生國。

憨山德清贊

山陰錢伯子持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為贊時予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呵呵呵。這就是達觀。昔日鬚髮猶存。今日眉毛不換。相對依然。慈容悲願。人傳此老。示寂圜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師真。於此窺他顏面。雖然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連這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大明國內。著不得這漢。

予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為駕部郎時。乃予請見。固有年矣。憶先於比部瞿洞觀。太常傅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予意未已。至是晤焉。師鬚髮不剪。頂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權然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沈思。肅如試舉。予坐定。侍者設席予前。具筆伸紙。予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楞嚴經中某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然受之。不為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撤過。又論一二轉。師曰。硬掙也硬掙。頃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乃鴻臚覺齋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回之。便欲趨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日與予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僨予所至。則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予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衙有叩門者。詢之為師二徒。余出迓。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闊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余竊歎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怪。余具覩如此。奇耶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為。予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即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為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

測。余為錢子題贊詞。更為敘相見始末。且更噓唏及此云。

丙午臘八日剡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籃廿下。鳥去遺音。香飛落焰。真箇達師。僧繇難畫。

余久向紫柏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遺言。審其生平真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明明喆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讖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趁打擲呵詈之。袁景倩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為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趨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捨之。紫柏視眾人為佛。不得不度。眾人視紫柏為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丁未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飛揚鬚眉頭顱禿。豎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妙智具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谷。拔劍虎丘埋天目。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原來三十六。

寓生黃汝亨贊

高挂兩眸。頽然雙頰。河漢為口。風雷為舌。汲汲波波濟度人。大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豪杰。賢愚終古無休歇。那辨侯王與宰官。少不省時加棒喝。恁般熱腸難打疊。這打疊不可說。休問紙上人。試看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沒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在。天堂地獄無差。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作家。祇有逆來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為法津梁。既遇吾師。曰真法王。皈依參請。篤老皇皇。忠得夤緣。巾瓶侍旁。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詫。即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彈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因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是。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法乳難酬。有死無貳。豈期緣深。躬承師逝。嗟乎哲人。不可思議。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意地寂然。既展王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六日牢戶。露地風塵。屹峙如山。光溢於顴。西原夏瘞。淫澇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齧風穿。南遷啟龕。載覲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覩此奇異。允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贊